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田琦紳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六

藝文

國朝

記

平古州八萬苗記　徐嘉賓

今上德盛化神版圖廣遠因滇黔西粵苗夷錯處疆界

未甚清徹

特命大學士伯少保鄂公總制三省即漢唐宋元明之
從未内屬者喁仰少保公宣布
皇恩皆輸誠樂附惟黔省古州八萬苗性獷悍雖經兩
次招撫而都江河道尚有逆苗梗塞按都江上抵
都勻下達柳州利舟楫便商賈實黔粵之血脉河
道未通與無古州等也雍正七年冬少保巡視粵
西會商撫軍金公具
奏勦撫調粵西漢土官兵四千三百餘名會黔兵同

進飛檄慶遠府知府徐嘉賓監紀糧餉賛襄軍務
受事之後仰遵少保宏謨勝算指示機宜黔粵文
武奮勇進勦凡攻破口寨月寨車寨龍早来牛皮
旦滚縱滚唐等數十餘處斬獲二千餘級招撫生
苗男婦合前七萬四千七百餘名口收盔甲器械
鎗砲無算蠻方底定水陸交通建城署設營汛樹
碑勒石畫分黔粵歷八九兩年事竣共支過粵兵
糧米二萬七百三十餘石銀七千七百三十餘兩

十年春嘉賓卓異引

見奉

旨署理廣西按察司補授蒼梧道同事則粵省總統由

懐遠進者慶遠協副將陞右江鎮總兵官潘紹周

由荔波進者桂林協副將陞臨元鎮總兵官董芳

也奉委多員不及徧載略書梗槩恭志我

聖朝萬世金甌一統無外云

巡閱安南邊隘記　黄岳牧

嘗讀帝典一篇曰宅南交而知交阯之名見於經傳久矣漢時命馬伏波南征雖浪泊勳高而上霧下潦飛鳶跕跕故蕩平之後即立銅柱為漢界明初曾分郡縣未幾復叛亦遂棄之我
朝定鼎聲教四訖黑齒雕題之鄉莫不来享来王黎氏子孫早已奉藩南徼矣
上御極之九年念我民遠服賈每流離異域又慮為逋逃淵藪

特命粵西封疆大臣經理之明年春正月予方觀察右江奉撫軍金公檄至省面授機宜二月十一日發自柳州予竊計西南半壁環繞土司恐未識使者意乃傳檄各守封域毋得驚擾又為從者資其行李俾無匱乏三令五申而後啓行二月二十三日抵田州去百色不百里憶康熙十九年先祖廉訪粵西曾駐節其地督餉征滇萬里轉運三軍騰飽奏凱而還當年與有勞焉乃臨流而嘆曰此先世

立功之地乎低徊久之渡河宿奉議州翼日歴蓮花崀層巒叠嶂樹木陰翳一片雲封行人不辨東西如入迷途予稍憇山口塘忽見日光從者促行半步半輿旋陟旋降約三十里方履平原迴首諸峰已盡入雲中矣三日至鎮安府所領歸順小鎮安二州皆接壤南交其地犬牙相錯舊隘未周者間以新隘劃地而守之中外截然遂趨太平三月朔六日至郡偕太守屠公先閱憑祥州之鎮南關

按南關距府治四程中有幕府營受降城乃安南貢道所必經上石西州思明思陵等州環其東南上下龍司上下凍州安平州接其西北且下龍司平而關獨流一道闊百餘丈從交阯七源州而来又水口關清流一道闊數十丈從交阯高平府而来二水會於司治之前直下太平府一帶山河表裏環衛昔人經理斯地龍憑𨔶纛兩營並建然地太廣兵稍單予考其形勢以三關為重地請增戍

兵餘則量其衝僻而輕重布之務使疎密相間遠近適宜以固邊防三月二十四日適南寧府之遷隆崗上思州見石帆一山綿亘千里作天朝藩籬登其巔涉其澗因其險阻而分布士卒已收地利人和之效至下雷州湖潤寨名屬南寧實接鎮安乃請改隷俾就近控制亦設隘而守之事竣旋柳盖四月十一日也時歷六旬地周三郡西至於滇南之富州東至於粤東之欽州南抵交阯考

內外疆域大抵上下凍州以東接夷之諒山府以西接夷之高平府其間有崇山峻嶺天然界限者有平原曠野村落相望者扼其水陸要路守以漢土重兵計新舊關隘百一十有六處凡官兵五百三十有五名土兵一千一百七十名嚴斥堠謹巡邏沿邊千七百里屹然長城敢有私越者請無赦從此良民不致輕去其鄉而罪人亦不得竄逸於外遵

諭旨也四月十三日詣省報命撫軍令繪圖上之於
朝且疏中列末議以
聞閏五月初九日還柳州爰仿一幅為文紀之

重修上思州城記　戴夢熊

州距邕郡西南三百里南偪交阯北界土夷欽廉
控於左諸峒翼於右萬山連亘四面險塞洵嶺表
之要害朗寧之關鍵非高城深池曷足以資守禦
哉土官之時累土為城規制苟簡及改流後始卜

城於明江之北易以磚焉明嘉靖間知州陳世瞻從而擴大之嗣值邊方多事烽煙弗靖載葺載圮余甫履是境憑高眺覽形勢孤險意以為圖安求治寧有亟於封圻之事耶且歷考向時寇盜出沒殆無虛歲使不綢繆未雨脫遇意外風鶴而圖築沙種栁之計不亦晚乎於是丈度高厚估計已就會值兵荒之餘公私交困册既報而未果至明年夏秋之交霪雨連綿一夕劃然崩頹無一守堞迄

季秋農事方畢古所謂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天
時人事適合焉爰告州之士庶靡不踴躍從事欣
欣子来擇日興工命郝尉齡董其役陶人為甓石
人為甃畚挿版築出力如自營私堅固牢實於民
不擾廣袤一如舊制而加高培厚焉經始於甲子
孟冬告竣於是歲臘月遙望闉闍翼翼雉堞楚楚
隱然邊鄙之金湯也盖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古人防患於未然遠見於無形

方晝警夜處安慮危之意至深遠也凡有地方之任者皆不可緩視何况邊徼巖疆山川深阻之地乎雖然城不足恃也亦在乎得民心而已傳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茍德澤未加誠信弗孚則民心離叛雖方城漢水其誰與守哉故城為有形之備民心為無形之城知無形之不可忽而有形者方足恃也詩云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非古今之明戒歟是為記

重修南寧府城記

閻純璽

南寧古嚴郡也唐稱邕管亦曰朗寧居潯鬱上游右頻廡海斜界思田賓内錯谿峒土司外控交南夷壤為左江衝故文則監司武則鎮帥皆臨轄其地握居重宜而設險守國重門擊柝先事豫防之義安可或後焉考城在宋元豐六年始再徙建迨及前明載修載圮其形勢面江濵河前廣後鋭東西北為門各一南則有三中曰南門偏西南則曰

安塞曰水閘盖左右江自城西五十里合江鎮並流下注震盪飛空勢若翔龍怒馬莫可覊勒城之齧而頺仄者數矣雍正八年前總制三省少保鄂公會同大中丞金公勘估

題修工未竣九年夏大雨浹旬岍土為江漲所衝浮潰安塞門以東復傾倒十有餘丈太守張漢以役費益繁巨輙慮違前請而莫為計也爰具陳狀於中丞蒙中丞面指規畫兼採原思城土州吏目施

敏政條築事宜即令留工所督修於河岍剝落虛損處下填以板中用石灰米汁和以砂土碎石舂實加幫作級五層如梯狀十年春岍工城工皆以次竣歷夏而秋雖復雨淋日炙無罅裂憂矣我

天子赫聲濯靈德威遠播有孚而化伏莽無警顧之屏之翰以作爾庸屹然翼然所為壯我崇墉永惠庇我邊陲者非

朝廷設險豫防斯尤寄重者耶純璽監司左江幸同

事之相與有成而不辱於役也爰濡筆為記以諗落成之歲月

重修至公堂記　張鉞

粵西僻處南服素稱邊徼至秦始入版圖未得頡頏鄒魯然天之生才不以地限也昔之官斯土者唐則有柳子厚宋則有柳仲塗明則有王陽明皆能不鄙夷其民化椎髻卉裳之舊牖以文明流風餘韻歷久不衰盖數百年於兹矣而其間傑出之

士如馮當世王世則李珙諸人或以文章名世或
以節義著稱偉哉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洎
我
本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菁莪棫樸之化無遠弗屆至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化成久道特頒
御製訓飭士子文於學宮所以風厲之者無弗至我
皇上纘承大統憫士習之闒陵凡所

垂訓皆以閑其非僻之心而納於禮門義路冀其處則有實學出則有實用曲成造就之深仁何周以渥也士生昌明之會有不争自濯磨以仰副
朝廷之德意者乎三載賓興掄才大典而貢院則士子所由以進身者也粤西貢院始於康熙二十年即靖藩舊邸而增損其制歷年既久朽蠹實甚至公堂則又上漏旁穿懼將壓焉予辛亥冬調遷西粤觀察壬子三月奉

命署理藩務是歲適逢大比大中丞金公議重建之公自撫粵以來凡文廟關帝廟以及壇社先賢祠宇演武堂無不增脩創建次第舉行而又念掄才鉅典更宜美備因首捐俸以倡予與臬司徐公驛鹽道耿公桂林太守錢元昌司馬徐德秩別駕吳大猷梧州司馬陸綸共成其事鳩工庀材未兩月而落成塗墍有加丹雘畢舉翬飛鳥革輪焉奐焉匪徒以飾觀瞻之壯而為

國求賢之大義將於是而著矣而多士之登斯堂者惕然思始進之由於至公則異日國而忘家必毋敢背公營私以自便其於我公建修之意或庶幾其不負乎舊有明遠樓亦就傾圮堂成而樓並新董是役者為潯州司馬燕攝臨桂縣事萬選勤於督工實心勷事洵可嘉也故并記之

重建鬱林州校士館碑記　　屠嘉正

古者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天下之士由是各敦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習禮樂
射御書數之藝成智仁聖義中和之德其升於司
徒樂正者皆庠序學所育而師儒之考校所旌别
而誘進之者也鬱林自宋至道間徙治南流歷元
明以博白北流興業屬之人文駸駸日上萬歷間
建學道行署於今學宫之東相傳興文書院址也
逮後附考於梧學道行署亦圮而諸生童每遇校
試往返千餘里或苦跋涉

皇上御極宵旰求治

詔天下大吏陳便宜無隱雍正三年巡撫李公奏改鬱林隷廣西布政使司

詔可鬱林既不復隷梧鬱之紳士欲仍建校士之院而故址已盡為民廛不可復矣雍正五年三韓佟君来守是邦因紳士請具詳允行擇州治之東舊蒼梧巡道署址鳩工庀材數月而成其前為東西文場其後為退食閱文之室中為視事之堂厥位面

陽厥土燥剛平山坡阜歷歷在目學使者嵗科行
部士皆樂就試之易而村巷老穉見釋奠會講之
儀生徒衣冠揖讓之美舉欣欣知所慕尚而人文
益興已酉之春嘉正自刑部郎出為粤守適鬱林
州缺員奉檄署事始至之日以是州在嶺海間慮
其人士囿於風氣先為宣布
聖教示以篤倫理淑身心之則丁寧告誡峻防謹維令
年春絃誦之聲盈於里閭乃進生徒課以文藝多

可觀者蓋山川清淑毓才不乏而涵濡於
文治又久而深宜其若此也夏五月嘉正奉
命守太平將去鬱諸紳士以校士館記来請伏念恭逢
聖天子金聲玉振道洽政治鬱之人士幸被
盛德安其學業宜思
聖天子左右斯民譽髦庶士之至意上之勉希有猷有
為有守以供
國家之用增鄉里之光次亦必束修砥礪務為文行

靡忝之良士以無干簡惡絀不肖之
功令是不可不因其来請而示之且以諗来茲也爰
為述其本末并所致望於此邦人士者俾書諸石
其董建館之事者諸生晏朝龍蘊漢疆楊嶷均有
重勞而州與四邑紳士捐資助成皆風俗之善因
并書之

思明府學署記　　高熊徵

思明建學前明萬歷丁未雖設教員未覩有事業

可紀者如萬歷間蔣君已失其名不知何許人則以淥夷入寇印隨失去矣天啓崇禎間學官缺或不至則貢衿且代署學篆矣總之學宫初建諸生寥寥學官或去或留無久志宜文事之不能興起也

本朝定鼎順治間藴君文昌陽朔人署篆僑寓民居聞因飲酒醉斃矣康熙間伍君文海全州舉人由蒼梧陞任則寄居生員陸參之家光復後滕君佋

署篆宣化人或寄居軍府右旁或寄居峒墎民舍
五年無定在繼而署篆者李君之玠蒼梧舉人則
寄居生員譚馥家以憂去又繼而署篆者令太平
訓李君先聲計將三載或來或去皆假館譚生員
家亦未嘗有一署址嗚呼學官萍寄其何以施教
鐸哉余於丁卯奉文改調仲夏莅任無寓所諸生
為余借住生員鄭瑜家循例謁夫子廟但見荒郊
茂草片瓦無存唏嘘感歎集諸生而問之僉曰此

邦土司向無學校諸生原寄太庠萬歷間土府黃
公承祖始議創建郡丞蘇公日登朱公鳴時相繼
成之當時實有兩年學用銀三百兩益之學宮巍
煥學署規模因鼎革兵燬康熙十年郡丞王公之
任存留歷年學用銀六百餘兩畀土官黃公載乾
郡丞蕭公如芝實重新之吳逆變亂庶官男黃維
畿爭襲勾引交夷入寇戰爭者五載府城灰燼聖
廟復燬故荒廢如此予慨然久之六月值太平守

黄公送交南回貢至止瞻拜目擊予因為緣簿求序募建八月隨以送考往邕又赴省科舉至臘乃旋始與郡丞陳公同商創建陳公捐俸以倡予更勸募購材鳩工為費不貲越三載乃成正殿儀門泮池櫺星門等處自念官以教為名而無一設教之所其何以殫厥職乎爰謀於郡守黄公維鼎得南門舊公館地一所詳建書院就於書院之右創建學署五間面南負北盖藉講堂以施教焉予自

捐十五金工匠木料之費董其成者國學生鄭君輔宸也予思諺謂學官孔子廟祝故天下學署皆在學宮之内今思明學宮久圮學署從無予因陋就簡暫建於兹謹備述顛末勒諸石後之君子其亦可以諒予心也夫

永安州建尉署記　秦鼎榮

尉廳之廢大率廢於無官也自興朝二十餘年員缺未嘗補即補亦無至者康熙四

年春余奉銓来此州民不識予為何官也曰自来
不聞有茲矣恐銓者之訊而君其過聽之也少頃
有父老来自遠方始顧而唯唯遂諭其未知者於
是憐余為
令天子之命吏跋涉萬里且無家慨然餉余壺漿餽余
竹茅余率童子親為結縛而坐卧其中意甚適也
無何而茅屋忽為祝融一炬余朝夕以此為恐急
欲代以陶瓦而謀諸父老僉曰木雖産之深山第

陶匠未可驟得耳請姑待之余以是年冬稍得俸遂購木數十頭俟其乾而募工輩致之明年有陶自虔過者留而為之置瓦萬計又明年有遊於楚者於是募匠而成之冬匠来自楚遂建廳三間顏之曰循理佐以兩廂又建住房三間於西偏為書舍兩間裁以花竹余其朝夕處之名之曰来誰軒因追思及余来時州民未知其為誰也又念及繼此之来者余又不知其為誰也即前此之官此者

又皆不知其為誰也噫是可知矣後之君子咎其鄙陋請鑒於斯文

布政司官廳題記　　金鉷

粵右故僻遠然提封非小弱也唯地瘠民貧蠻獠襍處故習染於中土差異令

聖天子澤普恩洽盛極中天所以加意遠民者無不至頻年委任重臣撫綏南服又皆公忠而體國乃粵俗猶未盡純相仇相賊之風未革詎非有司奉行

之不力歟夫人性皆善宜因其勢而利導之而稂
莠不除即良苗何以懐新則禁暴率善舍法其奚
由此國僑所以有火烈之喻也鈇無似承宣兹土
國賦所出常兢兢焉尤願寮屬之共勵於亷隅稍
有出入未敢以職守徇也顧念古之所號方伯者
寧惟是管鑰之司哉將以承宣
德意而敷政於民也凡政之有切於人心風俗者夫豈
一端故才雖不逮而自受事迄今實不敢稍自暇

逸諸君子皆服古入官者幸無忘夙夜以獲相成之益不爾際昌期之會畀之以禄秩儼然加於民上而顧不思所以為報傳曰天高聽卑其亦當知自惕也夫

麥嶺創建廳營記　金鉷

麥嶺屬平樂去富川縣治東北六十餘里孤懸一隅環界湖南永州之永明江華等縣諸不逞徒往往乘險竄匿急則走之楚疆官吏追捕地隔勢稽

寀牘多塵積不能竟居民漸染故陋頑梗刁悍之
習弗可以文法羈縻而莽為逋逃藪者久矣欽承
天子命為封疆重臣顧念此荒土愚氓孰非
朝廷良赤子矧麥嶺犬牙壤錯峻嶺崇山綿亘於外
然逦加審度殊有平坡沃野饒水泉利灌漑於平
屬實稱奥區則夫我疆我理經畫而與民更始者
事奚敢後於是循地勢相機宜設要害營汛駐兵
為捍衛而又不可無文員彈壓平樂舊有同知一

員裁廢爰議復設即移駐以專督捕事庚戌春少保總制鄂公毅菴自滇南赴粵西議輒合會疏入告朝議報可因添設平樂麥嶺同知及麥嶺專營守備分汎千把等其衙署營房建造之宜物料工役之費估勘既實遴委桂林管糧通判吳大猷董之選時鳩工於麥嶺建同知守備千總署各一所東西北三面環以營房共若干間其南則補築以城若

干丈於富川之牛巖小水峡長圳龍窩於賀縣之
開山洞分建營舍設兵汛防通計動支司庫銀若
干兩經始於壬子之春落成於癸丑之夏棊布星
羅聯絡要隘為巖疆巨鎮夫國家畫野分圻雖各
有定域而揆諸率土之義
皇心無異視也其間阡陌交通與鄰封四接蠻獠雜處
贏觸何知勢不能無宵小勾引竄越颺鷹之患惟
在守土吏善於策馭撫循其善良而翦薙其奸匪

境内者勿以茍且圖塞稱境外者勿以秦越視鄰
事樹之表而影必從民雖愚曷弗蒸蒸向化哉然
則麥嶺廳營之設諸官弁其各矢乃心以綏我民
而宣
上德也是則始事之素心也夫遂書而記之石
慶遠郡署述職記　徐嘉賓
慶郡粤之邉徼也萬山環繞民夷錯雜焚殺刼掠
仇怨相尋者由来舊矣予自雍正五年由梧州調

補斯郡目覩猺獞橫行案牘山積不禁喟然曰太守古諸侯之任如不能懲兇暴易惡俗

朝廷之設官分職其奚以為於是早夜圖維講求利弊各土司進見莫不待之以誠接之以禮賞從厚而罰從重務期其積習痛除恪恭奉法至如天河莫東旺東蘭韋咬那地羅烏永順鄧朝宸等或封獄遠颺或爭襲仇殺或父子操戈皆再三懸賞嚴捕窮搜然後數十年未獲之巨惡久懸之案件歸

結殆盡又念屬境寥廓韉長莫及清南四里分縣丞以專理接連三岔雷山沿河時有搶掠龍門一帶添巡檢以駐防向係土舍管轄最為難治三巢地方蠻賊出沒之所也則撥土兵三百置田收租移分府以彈壓之東蘭外哨土族聋咬舊居也則改土為流設知州併吏目以撫循之審時度勢酌古準今盖有必如是而民夷始可以相安者也予莅慶五年其間委署泗城印務監紀古州軍糈水陸跋涉在署僅十越月郡之

缺而未舉者予方抱愧不遑而卓異赴京時士民遮道而送曰自公之来民安樂無虎患非公之徳政而何予笑應之曰民安樂斯宄暴斂跡矣無虎患亦事之偶然者耳予何敢貪以為功述而誌之冀後之君子加意邉荒云爾

融縣迎恩門記　熊飛渭

康熙十有三年春飛渭初至融入迎恩門而㦒然也邑中父老子弟望恩縣令而讙然迎之何弗懼

且慎焉使刑罰無章惟憑喜怒徵求無藝不恤民之膏脂且急符迫於前煬竈蔽於後至剝民而不及知加之以伏莽因之以軍興欲求民瘼殊難圖慮矧乃交遊名譽之自矜聰明才知之自用皆足以啓薄刻而傷民心其失思有五矣失此五思即斂此五怨向之望恩於上者或將轉而疾視之若仇然非民仇之實縣令之仇吾民爾古有去官而民相爭於境上又有去官而民或袖瓦礫以擲之

民情不大可畏乎民莫不欲富故望上以廡民莫不欲壽故望上以仁民莫不欲為善而有令名故望上以漸摩教育夫所欲也得惟令之德不得亦惟令之怨何弗懼且慎焉飛渭之為令於融固不敢仇其民而於父母恩勤之道日恐有所未盡無以慰斯民迎望意因涉筆記此用自循省且將使後之君子得並觀覽焉

重修鎮南大關記

李紱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凡守者受法

焉又有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

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

阻固皆有守禁蓋設險之道若是其重也廣西越

在南服重山密箐猺獞叢雜所在險阻而鎮南一

關南臨交阯號為要地馬新息銅柱在焉其地獨

平曠無高山深林為之阻固所恃者關而已

國家威德廣大悉主悉臣四裔欵塞中外一體安南

尤恭順於是關久不修漸就傾圮貢使歲欵關往來是路雖設險非
聖世所急然非所以肅觀瞻而重邉防也且恐内地細民潛出外境擾我藩服亦非我
國家所以懐遠人之心則宜修亟矣於是文武大吏涖茲土者料木石之直以從事於斯役令廣西按察使甘君時方守太平兼攝南寧事南寧有檳榔小税額課外得羨銀千八百兩慨然曰關故太平

地守寠故不獲修令既有此羨願獨任之列請咸
報可遂鳩工於雍正三年春二月至冬竣事有仡
其墉有翼其樓斥堠營汛既齊既敕南望銅柱兩
高並峙洵天南之偉觀也
國家之事患無實心任之者耳無其心以衆人共謀
一事而不足有其心雖一人獨任而有餘甘君信
賢矣哉甘諱汝来江西之奉新人由進士起家所
至有廉能聲以吏部主事来守太平未幾遷左江

道副使歷今職並

聖天子特簡其將来倚任固未可量云余方理装北行甘君来請記遂質言其實以嘉甘君以勸来者庶毋廢斯績也時同事兹土與斯謀者兩廣總督孔諱毓珣廣西提督韓諱良輔左江總鎮𥦗諱永禧

義得並書

重建靈渠石堤陡門記　　陳元龍

粤自隋開皇時廢始安郡改置桂州是為今之桂

林府地勢最高據南北之上游從荆湖逆泝湘流如登峻坂東去下灕江以達廣州又若建瓴直下矣所屬興安縣唐名臨源有臨源嶺以地臨湘灕二水之源也距縣治九十里有海陽山為湘灕二水所自出至臨源嶺而始分其北下湘江者乃水性之固然而東注灕江則以人力激而行之是曰靈渠又曰秦鑿渠始皇命屠睢伐南越史禄鑿石開渠以轉餉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取道經

此渠内置陡門三十六每陡門閘之以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行六十里至大融江與黄柏六峒川江三水融合而成灕江之浩瀚也靈渠令俗名陡河漢伏波將軍馬援因秦故道開治之至唐寶歴間舊渠決壊觀察使李渤乃疊石造堤如鏵嘴狀劈分二水即今所呼天平石者又作分水渠其後咸通中魚孟威宋慶歴中李師中相繼修築以迄於今前賢之遺澤遠矣夫陡河雖小實三楚

兩廣之咽喉行師餽糧以及商賈百貨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賴且有大石堤束水歸渠不使漫溢小民廬舍田畝藉以保全所關非淺鮮也自明以来有司不時補葺然歷歳久遠根基揺動遇大水便不可為癸巳之春霖雨不止水勢日湧百姓日夜環籲予遴委郡丞黄之孝督邑令百計培堤茍免於患然憂之甚甲午三月詣湘山祝

萬壽歸偕藩伯黄君國材憲長年君希堯叅議張君維

遠親履相度見所謂天平石飛来石諸險工傾決殆盡舊設三十六陡存其迹者僅十四陡餘皆蕩然若及今不大修築行將斷楚粵之舟楫而淹通邑之田廬矣然工費浩大與諸君籌度咨嗟無所措手乃復令參議張君偕黃郡丞窮源溯委丈量而估計之歸而告曰非數十萬金錢不可如點金乏術何藩伯黃君進曰民有大害官斯土者畏難不救不且大負職守乎予遂毅然入告請捐一載

俸工以繕治之旣得

旨擇能勝此任者僉舉郡丞以對黃君以弗能任固辭

予勉而遣之且語之曰殫厥心力擇其危急險要

者速治之以保障此方不敢尅期望底績也黃君

奉命往詢故老採輿論審察舊堤皆尋丈巨石灌

鐵甃成今巨石年久斷折隨波衝沒入山開採陸

路運致為費無算且不可以歲月計復以無善策

為請予曰為民請命事不可已寧有移山之智乎

惟心誠志堅當有濟毋畏難也黄君乃齋虔立誓
禱於渠上先賢之祠及水府三官龍王諸神廟是
夜即夢身墮水中有黒衣援之起晨興步岸側訪
黒衣神廟不可得徬徨土阜間見一平石趺坐其
上土人聚觀訝曰吾儕耕牧數經於此未覩斯石
斯石何来也黄君心動命除土得大石如砥乃鳩
工掘之則左右四旁皆巨石如鑿成而就磨礲者
閲數旬得巨石以數千計喜而来告曰此工必成

矣予又語之曰巨石既得人工可施當用力於根本勿飾耳目徒為驗估地也黄君乃徵集老成諳練之士各司其事盟之於神共矢無欺躬自督率稽察一簣之土一夫之力一簞之食無虛冒無掊尅勤者賞之惰者懲之勞且瘁者厚恤之日集匠卒數千人歡呼子来冐風露經暑雨終是役不損一卒行旅往来見者無不感悦肇始於甲午冬〻初告成於乙未之中冬〻噫神矣哉又何易也夫建數

十萬金難竣之大役而僅費一歲之俸錢保數千
百年無窮之大利而僅閱一周之寒暑遂使秦漢
以來前賢之遺烈常存而楚粵之運道與黎庶之
田廬永保無虞黃丞之功不可泯然若有神助則
皆
聖天子至德感孚百靈効順之所致也臣何力之有焉
考陡河工之最大者曰大小南北天平石天平石
横亘洪波中分一水而為二上鎮巨石兩旁以亂

石夾之名魚鱗石舊制巨石平鋪而魚鱗如累卵
水嚙易損今巨石作龜背形而魚鱗用長石直樹
其下不可動搖則天平亦如磐石矣次之則各處
堤岸以及陡門舊以叢石累成今掘地七八尺用
大木排樁上以大石合縫砌之灌以灰漿堤更固
矣舊存陡門十四皆修整其已廢二十二陡酌復
其八曰青石陡黄泥陡灣陡晒禾陡何家陡大陡
小陡北陡悉與重建又自全州興安靈川至桂林

灘河多惡石每損行舟因令黃君偕興安令任天宿巡閱而鑿去之於是水之害盡除而水之利垂諸奕世矣分水塘有靈濟廟祀龍王及伏波將軍者今頹廢重建即於其旁為黑衣神立廟以毋忘默祐之德也工既竣黃君復出其節省所餘買渠田二十餘畝為渠目渠長工食買田七畝有奇供祠廟香火以二百金存興安鹽埠官歲收其息以備不時小修添設陡夫十二名於興安縣民壯項

下撥給工食區畫得宜可以善後矣予迂拙不自量輒思興此大工深以工弗獲竣為懼幸而樂觀其成爰濡毫記之以告後之来者

重修桂林府東西二陡河記　鄂爾泰

粤西分壤接荆揚二州之介山突而童水峻而旋中石犖确多伏流凡厥川澤陂池溝澮疏瀹修濬之方物土宜而布其政者康功田功人事殆尤不可後焉宜

聖天子注念惓惓特重西南水利哉粤考臨桂陡河肇自唐長壽元年所謂相思埭是也亦曰南渠其流出獅子巖經大灣下鏈魚陡合永福江而徑達無滯矣興安陡河即漢書郡國志所謂水出陽海山者導一綫之靈源滙溪潭下零渠激流注大小融為灕水而迤邐接府江封江東入於海以故零渠一曰靈渠焉建是陡者秦郡監史禄轉漕輸餉以開南越功實稱首厥後漢馬援唐李渤歴宋元明

而逮我

本朝相繼修葺者數焉天平之石分水之塘費費最繁而傾頽亦最易非大加修築其何以經久遠耶

爾泰蒙

聖主恩授節鉞總三省歲庚戌自滇入粵道百色渡柳江過永福抵桂林泝灕江而出全湘涉歷道塗周

諮詢度輙思所以廣

上德音者會陡河方奉

旨修建兼
飭勘議迺與巡撫德山金公親履其地審形勢平險
量河流高下若者宜陡若者宜隄若者宜鑿若者
宜浚若者修其故敝若者謀厥經始協心相度條
具規畫上之
朝而即委興安知縣王勍董事程役越明年秋承
命入京陛
見顧每念二渠工役重巨事之弗既重違

朝廷軫恤民瘼以為西粤圖樂利意也無何工竣并
繪二陡河圖來上臨桂之河凡為陡以閘水者二
十興安之河為陡門者十有八為堰蓄水者三十
有七為長隄一為月隄一其灘心危石比櫛共鑿
去礙船者兩河各百有數十處於是近渠之田資
灌溉者不下數百頃水旱無虞前此荒塍悉登膏
沃若乃舟楫之便利惠賈通商則自靈渠而北曲
赴湖南自鰱魚陡而西直際黔省之古州粤土雖

瘠薄得二渠以儲民福澤可俯視秦關鄭白矣夫

躬膺

天子封疆大吏承

上旨修舉昔人創造所有便於民生者善始而復善成

之則因其跡之猶存維持保護且不廢焉矧自令

繼長增固實昭

聖朝之仁政而永示於將来斯真

一人有慶兆民頼之雖曰至於萬年可哉爰喜而為之

記

重修陡河建海陽隄記　　元展成

皇上繼承大統一措一施莫非為天下萬世計苟利民生發帑鉅萬不惜以故四海之内廢罔不修墜罔不舉興安縣靈渠者鑿於秦擴於漢歷唐宋明相繼修治所以分湘灕而南北達楚粤以咽喉者也夫天地自然之水道尚煩疏瀹決排刳以人力為之者哉砌者甃疏者淤亦勢所必至矣先是大學

士海寧陳公持節粤西捐通省俸修治距今將廿
年入賛機密懼其久而齧且淤也奏請加修
制曰可
勑總督鄂公巡撫金公會勘展成適承缺布政使司親
詣河上南北審視進興安令王勍而告之曰人之
所為可以人力繼之天地之缺亦可以人力補之
維兹陡河由分水塘而北為陡凡若干由分水塘
而南為陡凡若干因其舊而補之此以人繼人者

也毋塗飾於目前而務堅其工使可經久若夫南
北陡不能受之水洩爲舊河直衝海陽寺之沙洲
向無隄以障之以致水泛溢不由故道别成一河
匪特舟楫艱行而兩岸平疇皆不得資灌溉此天
地之缺當以人力補之者也扼其要而爲之防毋
憚工艱毋惜費鉅令於是鳩工庀材經始雍正九
年春落成於是年秋杪因海陽沙洲建石堤亘七
十六丈高六尺闊倍之又爲外堤一道疊石環抱

下豊上鋭其綿亘高廣與内堤埒向者泛溢之水仍歸故道又開支河長七十二丈闊三丈深得闊之半以瀉暴漲又於支河之下築壩長七十二丈高闊均一丈有竒以殺怒浪而内外堤可永保無侵齧傾圮之虞矣至於陡河之坍者新之淺者深之狹者廣之南而達於融北而達於全石之觸舟者去之灘之阻舟者鑿之要皆跡踵前人因勢利導無足記記其大者

重修興安臨桂二陡河記

張鉞

環興安而南接城之北有水出馬曰靈渠鑿自秦史禄及漢馬援唐李渤輩相繼修治所謂天平石分水塘者因石高下激流而注之劃灕湘而界楚粵者乎臨桂之南有渠曰南渠築於唐長壽元年所謂相思埭者分東西二流一達灕江一灣折入鏈魚陡下永福以至柳江溯流而接黔粵之通津者乎二渠之興雖地分派别代有後先顧因勢利

導以為功跡一綫之泉流而至於徑達萬里聯江會海沃農田而資賈楫者其為利於粤則均焉夫人力迴旋開若天造然河身陡窄怒濤疊浪抉石排沙不繼其後而修之區區隄閘蓄洩之具蝕齧之傾頽就焉非泛漲不可捍禦即潰涸而牽輓無所施力旱潦皆為民憂何以稱德意哉興安陡河粤自康熙歲甲午乙未間令大學士海寧陳公元龍撫莅粤西奏捐通省俸工修築後迄今十餘年

水宊勢沖傾圮過半我
皇上痌瘝民瘼無逺不燭軫念西南水利發帑興修於
是總制鄂公爾泰大中丞金公鉷親承
宸命履地相度目經心畫條具修理事宜以告
天子報可乃聚工材量形勢尅時日凡陡門十有八蓄
水之堰三十有七頽者完之河底犖确灘心石立
鑿去礙船者百四十有九處淤者浚之支流横出
海陽寺沙洲水離故道衝决被患今建石隄北陡

口下高廣綿亘翼以魚鱗外抱月隄橫攔水際若輔車然而又别開引河築子壩以瀉以禦使水有安流而靈渠之為靈永宅矣乃若臨桂陡河激流下上咫尺懸殊石梁石埂比櫛觸礙治固與靈渠無異也然昔時所建鏈魚陡不過陂岸碎石僅存故迹此外一無蓄水具工巨費倍殆有甚焉今自鏈魚陡而外太平黄泥諸陡共建以閘水者二十礙船之石鑿去者百四十四處又為開廣河路如

石槽中貫需其出而養其源不潰不竭而自臨入
永之江脈絡始貫矣沿江一帶復修建橋梁十餘
座又自臨桂至雒容驛路嶔崎並皆修鑿陸之行
川之濟曷有載徳以往而勿知者耶工既竣爰議
各添設陡夫渠目并約料歲修費若干此皆維持
保護善後之不可無者然則合二渠而觀之因創
並舉而經費有節工役有程灌漑有資利濟有賴
寧惟吾粤之民與壤接之滇黔衡楚永永蒙澤潤

也乎書曰濬畎澮距川頌神禹也詩曰度其隰原觀其流泉美公劉也西粵邊陲廢修墜舉洋洋乎二渠之垂有以見

皇上仁聖之心遠邁神禹而下之股肱大吏克副乎雅詩之所稱也九年秋鉞自黔調粵今年春又奉

命署藩篆工之落成與有喜焉可無一言以権其實耶承修二縣渠工則興安知縣王勍為能勤於其事也例得並書以固諸石

陡河海陽隄記　　　耿鱗奇

皇上御極之八年予承乏桂守奉有修治靈渠之
旨下督撫會估以
聞於時總督鄂公爾泰巡撫金公鉷聚而謀曰陡河之
為利大矣自秦至今農工商旅永是賴焉顧修築
者代不乏人而迄無百年可久之工何歟豈真水
勢使然哉毋亦疏鑿節宣未盡其道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鋭志修舉開農田於　畿輔濬水利於

東南固已捐數千萬之金錢為萬世開樂利矣粤西炎徼去天萬里我

皇上聰明睿知無遠不周猶惓惓注意於靈渠不於此時大興修治而惟是補苴罅漏為目前之計無久遠之圖何以仰承

德意乎乃親為相度形勢其因前人之舊而加工者則濬其淺寛其狹疏其阻此致功為易者也惟海陽寺沙洲之衝由分水塘奔盪而來電掣雷轟勢如

萬馬奔騰陡河不能容也遂奔潰橫出決為新河而舊河盈盈一綫曾不容舠矣新河不塞則陡河不治而農商皆病顧欲障新河以還舊河非隄岸不可而隄當水衝遏之則水愈激怒愈甚非大為之防不可乃於沙洲創立石隄高若干闊若干長若干若長虹之綿亘而崇墉之屹峙也名之曰海陽隄雖然猶慮其單也又築月隄其高廣視内隄使如輔車相依而水得循涯而上建瓴而下矣顧

春夏水漲立可數十丈無以受之勢將又溢則開支河以洩之築壩以攔之河深若干闊若干長若干壩之長視河夫陡河大非南北河比也而以治南北河者治陡河隄防完密蓄洩得宜其有不慶安瀾者乎其有不足以通舟楫而利桔槔者乎豈猶是補苴罅漏緣飾目前而無當於久遠之圖者乎是役也惟

聖王恵及遠民計存永利惟憲府心程口畫規制周詳

而以鱗奇治無能幸得一一親承指示黽勉以從不敢怠隳茲固由經始而觀厥成矣謹拜手以記仰識我

皇上勤民之隱超越古今而兩憲府體國之誠惠可乃績洵足永永垂後也輿安令王勍實董是工例得並書

重修南門渡頭碑記　　黄良驥

余治麗江之五年凡興築便民者輙不辭役南津

古渡去城下數武西南輻輳必經之途也舊設石梯以通行李以宿商艘以便汲道歲久水侵往来上下徒艱於步盖江身深而狹環繞郡城每值春漲秋霖遡上流數百里俱滙於斯而放諸東故湍急澎湃之狀非若南岸天成石磴可抗衡其間則渡頭之頹廢不便孰甚爰是卜日鳩工運石取材自下迄上兩月告竣為廣七尺為袤百三十尺為層級八十有竒為左右月臺六以拱抱弱水之性

為糜金錢八萬緡是役也捐貲於俸不擾於民巍然鞏固煥然坦途庶幾利涉大川得便吾民爾矣若前人之制作固有待於今人則今人之修創而歷多年所更有望於後人之嗣續今人也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田琦紳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七

藝文

國朝

記

重修湘山寺碑記　孔有德

全陽古清湘地錯壤楚粤山川融結形勢環抱擅西南粤區之勝距治五里許名湘山巍峩崒嵂秀

削天半爲無量壽佛道塲攷之傳録云自唐至德
年間駐錫此地咸通八年示寂湼槃跏趺古塔中
至宋元祐年啟塔現身莊嚴色相終不變滅隨建
妙明寶塔居之宏起法界續光大乘福地洞天直
甲寰海不獨横絶湘州已也亘千百年水火旱澇
疫癘兵戈幾經變革每現無量化身呵護辛夘
今上御極八載余誕將
皇威拓有南服戎車暇豫顧瞻勝概舊之彙革碧紺忽

蕩而為荒榛蔓草瓦礫塵垢灰劫淪寂道固有時而或晦因復愴然於懷乃捐貲修葺命協守全陽副總兵官于文科往董其事土木肆興百役兼舉於浮屠前楹創構伽藍殿三山門外另豎鐘鼓二樓壯增厥勝外自山門以迄廊廡禪堂圮者整之蠹者易之敝者新之瑕者堅之剝落者飾之堆砌而蒙茸者剪之薙之由是沿流以来清淨名域神通殊壤煥然改觀從此慈雲慧日再開其祥象教

法門重闢其美上之使靈光智果有山屹峙億載永
建千年之茂中之俾赤縣神州
誕壽聖躬奠育蒼黎有弗祿爾康之長次之猶陋前辟
之投戈息馬講藝論道終未逃乎眉睫而余或庶
幾希等覺之觀川原靈爽神聖化功共作証盟
余弗文聊記其歲月劖石堅垣而為之碑

分水廟記　陳聶恒

分水廟祀龍神及馬伏波岸西斷碑萬歷己丑建

上鐫伏波遺蹟四大字源出海陽山在縣南九十里接壤靈川至此分二道南灕江北湘江也廟前古堤俗呼天平石秦時戍五嶺命史禄鑿渠即此地故有秦城及始皇廟遺址伏波交阯之役疏之以通餉道唐李渤為觀察使作鏵隄陡門防禦使魚孟威增修之靈濟祠即史禄以下四賢祠也按伏波祠亦呼靈濟祠封號自宋宋元以來代有興築河身皆犖角大石勢如建瓴以余所經自平樂四百里至興安

逆灘而上高下二三尺不等是已在二三百丈之上矣唯清水口支流合并安得不涸計縣城至馬頭山不及二十里舟行幾四十里紆其途所以蓄水余詩左旋右旋磨行蟻身作贏紋首銜尾經始者具有苦心也舟師呼毙肩負顛蹶流血使人心怛余日行兩厓間草屩穿裂衣平沙細草婦孺亦緩步延緣于役之勞至此而極丁亥春聞臨桂曹生曾與王恭議畫地陳治陡之策余欲叩其說而未

果計東版之利盡如蝦蟇陡以上於前人經始之意未必無當介在山椒無支流可資灌注恐舍是亦無良策耳半里觀音閣閣前灣陡隔岸望飛来石不過數十步盖又順流而南也三里北陡三十六陡止此

重建海陽神廟記　金鉷

皇帝御極之十一年湛恩濊被協氣橫流時和物豐民用康阜懷柔于神肸蠁昭答以妥以靈夫域中之

觀封内之望禮于山川秩祀尊嚴為能時出雲雨以蘇民物也矧夫一綫石落伏乎涓蒙曁乎潺湲浩瀚涵江注海包奇孕靈澤潤萬禩而不息者乎興安海陽山湘灕二水自出漢書所謂始安陽朔山也自海陽流逕九十里至漢潭派湘流而北達巴邱派灕之流而南出零渠入鬱林廣信非具神力旋斡雖建陡築隄水即溢旱即乾曷克繼於後考神廟之建宋乾道間經畧使范成大請之朝敕

封賜額歲以九月九日為致祭期年久頽廢僅存

故址望祭河干不足展重明禋八年春會奉

恩命修築陡河役不費而功有成踰年報竣自七年至

九年楠木三過陡河宜雨而雨宜暘而暘安流直

下牽輓不勞交相慶悦惟我

皇上康懋其績利及億兆人而神之格歆協于有德用

能默顯其助應猗歟休哉顧念治明治幽其不可

瘝于位一也令神克矢職于幽源遠澤長相我

天子以儲福于粵土乃為
天子吏者隱食其福而不為之聞章明休績且靈爽所
憑任其頹落無以昭
朝廷酬德報功意為祀典光竊耦未獲所安于是相地
擇吉鳩工庀材經始於九年冬十月及明年二月
乃落成門廊殿廡丹䨼金碧輪焉奐焉赫然神明
增觀矣廟既新并以神之奉職效靈狀入告
天子

敕封號曰安流襄績之神

御書題額曰陽朔靈源臣鉷於三月九日謹詣神廟恭

懸中殿仰覩

天翰輝煌光符日月維時神靈協應水鏡澄瀾礿礿而

來灑然和風凝然靈雨非夫遐邇同瞻者乎而我

皇上至誠之感罔不昭被凡所以

褒崇錫號不惜發帑出金以虔其廟祀者寧惟神之是

欽直以川流之被澤廣遠而特為民命祈福是尤

不可以無述乃鐫石為記其銘曰海陽之穹西南是宗肇開靈府作始鴻濛含宏應地育德於蒙湘灕二派泝源厥同六六陡門長隄環固怒雪圓珠建瓴直注膏沃農田流行商賈襟喉楚粵澤潤斯溥

皇心昭格被及遐陬香楠生海運以方舟川途徑濟式慶安流馨香薦祉懋荅神庥廟構孔虔載頌宸翰鳳翥龍騰雲宮日觀陰陽協和水旱無患於昭神

功萬年永焕

重修陳侯祠記　　范周

令夫生而稟聰明正直歿而顯赫聲濯靈者其爲神乎神之用一本於誠之體是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河嶽無不有神之精氣流行剛大充塞而隨舉一州一郡一鄉一邑莫不有神靈呵護其間非存攝於天地河嶽者大而散見於州郡鄉邑者小也何也神之理一也誠故也賀邑有陳侯祠其来

遠矣攷諸誌乘侯生於唐代世居邑之慶江九州
城自幼倜儻不凡有聲黌序人俱稱為陳秀才云
落落負正氣不偶儕俗歿顯神力禦大災捍大患
禱之立應賀賴以庇蓋侯自宋孝宗乾道中里人
立廟血食兹土寧宗慶元二年丙辰始賜廟額繼
以郤李陳之寇拯夏秋之旱始拜顯應之封者嘉
泰元年辛酉也又以郤廣東叛卒之寇再拜靈祐
之封者理宗嘉熙二年戊戌也至淳祐二年壬寅

三拜廣恵之封淳祐五年乙巳四拜靈濟之封逮

勝國武宗時大盜猝起刼庫賀令曹𤅢禱於侯賊

旋就殲無一脱者事聞於朝正德十二年賜諭祭

文一道春秋專祀以闡懾寇庇民之功嗚呼侯生

而聰明正直殁而赫聲濯靈無非至誠之所藴結

自唐而宋而明以迄於我

朝英氣震動熠熠在人心目間千百年有如一日若

夫巨寇望風而膽落枯苗待潤而雲興俾民無癉

癘物不夭札俟之神皆俟之誠也江東建有行祠歲久傾圮父老謀所以新之賁其棟桷加諸丹雘適余謫官昭州之明年來監賀稅因里人之請於是為之作記

重建八賢祠記　　阿琳

從来稱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德者探性命之原所以風世率物立功者抱經綸之畧所以勘亂安民存則景仰歿而追思凡夫祠廟烝嘗莫

非崇德報功以昭將享也潯郡舊有八賢祠載在
祀典癸酉歲奉
命守是邦以丁日往祭而蒿萊滿目堂構無存視其位
總書八賢姓氏不列噫是可異已聞之禮經云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八賢者必其經
天緯地大有功德於潯者也以故春秋奉祀奕禩
勿衰若祠既圮毀而名復湮沒牲醴陳設徒爲具
文亦安必神靈之我享耶因謀重建詢之郡吏故

老竟莫有指其姓與氏者用是不果戊寅春修郡志博採舊文乃知八賢盖宋周濂溪先生二程夫子明總兵韓公雍王公守仁蔡公經都御史毛公伯温觀察翁公萬達也攷周濂溪先生慶歴中遊西粤寓於潯至皇祐間二程夫子隨父龔州任遂受業焉講學暢巖流風廣被爰有三先生祠韓公王公蔡公翁公於成化嘉靖間先後平定藤峽弩灘有造潯郡毛公經理安南莫夷震讋粤嶠無用

兵擾其與四公並祀則有五公祠迨萬歷時以王
公守仁增入三先生祠則仍改五公祠為四公祠
後兩祠俱毀合建一祠崇祀此八賢祠之所由来
也夫向之欲建八賢祠而不果者以未悉其人之
姓與氏耳今既覈得其詳可不亟令堂構聿新位
次秩然乎遂為捐貲鳩工庀材經始於二月望落
成於四月朔恭制神牌薰沐拜手設周濂溪先生
程明道先生程伊川先生王公守仁位於左韓公

雍蔡公經毛公伯温翁公萬達位於右存兩祠合建意今而後庶其薦馨香而隆俎豆用垂永久矣乎嗚呼兹八賢者或以德而傳或以功而顯光明正大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自克垂千百世而不朽此一祠也寧足為八賢重獨是後之登斯祠者仰其名論其世師其人流連景慕以為某也風世率物某也戡亂安民則懋德豐功永流峙於潯山潯水之間未必不由此也爰為記

三賢祠碑記　　孫勷

粤西古禹服要荒地漢時道始闢以屬荆交二州山深野莽風土厲惡唐宋之際多以遷謫者官之今
國家承平聲教四暨跕鳶毒瘴豁為坦途然曩者蠢茲大醜憑藉險隅蕩搖為寇勤我師旅戕我人民庚申辛酉之間稍稍恢復官茲土者非果決剛毅才守兼人不能以夷其險而生其民非敦教勵學

務崇教化不能以導之善而變其俗盖亦難其人矣而其時撫綏保障有若郝公佐佑士民有若王公率下附上有若高公位雖不同道則一轍並大有造於粤西粤人德其遺澤不忘廟而祀之三公之烈可以百世矣郝公初巡按蜀中遏巨賊劉文秀於保寧率諸將士登陴守禦日破賊士民以安吳三桂隂蓄異志公逆折其鋒為三桂中傷瀕九死而不悔及三桂叛其言有徵

上嘉念之起用巡撫粤西正己率屬力清積弊請汰虛
糜之馬裁添設之兵預防要害簡練精鋭皆切中
機宜又請重兵控御交南增梧州防禦常萃良將
勁卒於省會以資驅策雖充國金城之議伯紀江
淮之畫無以復過尤加意文治培育人才特疏補
行鄉試至於遏滇中歸師之假道以免供億民困
用蘇苟利於國不顧其身苟利於民不屈於勢郝
公真其人哉卒之日五嶺以南莫不痛悼凡所設

施至今賴之王公之為廣西提學也三藩甫定兵戈餘喘士學未修公首倡建桂平梧潯各郡邑學舍又請於巡撫郝公建華掌書院檄取通省高才生詣院讀書給以廪餼而粤西荒僻獞猺雜處公令與民一體就試使知絃誦禮義焉先是甲寅之變三桂煽亂迫脅紳士其守正者多逃竄山谷公廉知其人悉給匾額以旌異之搶攘之後文物廢缺公力為丕變凡遇祭祀迎送諸生冠帶蹌濟皆

如禮法教化以興猗與美矣若高公以明經起家
當戊申之歳土寇彭奇破容城潛入藤縣古道村
襲岑邑公以儒服率衆禦擊賊乃遁三桂叛逆公
又建策草檄練兵保境馘斬賊魁岑溪兩經蹂躪
而晏然安堵公有力焉梧屬既被寇掠流離瑣尾
公請於廵撫麻公查贖難民皆得完聚筮仕桂林
府學教授干戈甫息文事荒蕪公多方勸課郝公
王公建華掌書院公實賛成之為請月給膏火時

時至書院講課士氣益盛其試於布政使之裒然舉首者皆公所造士也後歷陞至兩浙江南都轉運使事具鄉賢録中兹特載其犖犖大節與郝王二公相助為理有功粤西者如此嗚呼地無遠近時無險易位無大小惟材賢足以濟而垂功名於不朽若三公者不其信歟彼踵唐宋之陋見以毒霧煙瘴為畏途以外任卑官為傳舍諉於一無可為者覩三公之所成就亦可以慨然興也已粤之

人以三公之德乎我也既時祭之又願勒於金石以告来者走京師徵文於勦勦熟聞三公之遺烈乃大書以慰其人時方伯李述齋先生復修葺其祠三公之所為不朽者日星之與麗而山岳之與高繼繼承承俎豆於粤雖石有時而泐吾知其祀不廢也

王氏三烈祠記　　程鑣

祠建於康熙辛卯春表烈女也庚申夏頓穀王氏

遇寇燹避於宴石巖聚族而居憑險以守六月晦盜亟攻之蟻附而登飛矢錐沙利刄抉石勢如狂兕突窮山厓上人大臨守禦者皆哭王氏亥孃竹姑酉孃出訣所親呼天呼父母相繼墜厓有聲如雷天酸然雨羣盜趨睨之虩虩然驚於是弟掠其穀帛雞豚以去頓穀民知其事者至今尚能言之知縣程鑣聞而嘉之曰是真能取義捐生不畏強禦者矣曩者剽盜跳梁探丸走鋋官軍莫敢誰何

三烈女絶裾下投百丈之崖捷如飛鳥使盜之兇鋒狂焰一時銷鑠勇哉生而娟秀歿也流芳直與青陵臺黄絹祠比烈已人壽無百年彼偷生瞬息者或凄為冷風或蕩為寒煙莫不沙蟲並化草木同腐耳孰有如三烈女毅然以死死而不亡鬚眉其媿矣哉迄於今春煙寒食秋風暮雲春秋禋祀行將與山之高川之深俱永矣爰建祠於南流江濵宴石巖下以為三烈女棲神之所其祠前枕清

流後倚翠麓飛泉挂壁石梁卧波朝暮足舟車之遊風月據江山之勝登斯巖也謁斯祠也當必有慷慨欷歔徘徊不忍去者

緑珠祠記　程𥳑

銅臺既廢金谷初開近接蘭亭之遊遠慕柏梁之宴宛雒衣冠之地孟津歌舞之場當時海上竒珍多歸衛尉寰中麗質盡屬齊奴緑珠則蘭香未嫁碧玉初笄絲布罷縫珍珠待聘美人天上響玉佩

之雙清少女風前度香塵而無跡如意以珊瑚作
屑步障以錦繡成園已極豪侈何堪銷鑠袁大受
之粧臺玉容寂寞蘇小鸞之畫閣粉黛飄零佳人
南國續河女之歌主君東市繼夏侯之色青春代
謝白首同歸遠遊萬里空啼蜀道之鵑少別千年
不返遼城之鶴重訪緑楊古渡来尋黄葉孤村問
桃葉於江津弔莫愁於湖畔一雙鴉髻難尋雲雨
之蹤百尺寒泉永覆鉛華之水禮魂兮春蘭秋菊

荒凉聖女之祠懷古今白月清風冷落香心之寺

石邁瓦豆留彤史之褒羅袖玉釵匪冶容之誨誰

言妾媵雅善風流似此㛹娟允宜禋祀不羨霓羽

佳人繫羅衣於環上應同色絲少女題錦字於碑

前銘曰緑羅之山珠江之水千秋萬古山輝川媚

平樂府重建三賢祠記　　　　　陳希芳

凡物之成而不毁者雖以觀遊覽勝之末猶且愛

其名而善繼焉矧夫先賢靈宇懷馨襲芬忠義足

感人心而風流所示足輝映殊域者乎平樂三賢
祠祀宋龍圖學士范公祖禹寳文學士鄒忠公浩
工部侍郎胡忠簡公銓祠舊在龍興觀東久廢明
嘉靖丙戌鄒忠公十五世孫輗官右叅朱輶行部
搜佚剔遺為重建祠於鳳凰山麓左叅政祝君鑾
為記載於平樂舊志矣夫美蹟之易湮官其土而
闒茸棄者無論即有勤勉為政之心補偏救敝顧
往往于兹獨後務焉謂非于民有實裨也豈知綱

維世守頑廉懦立風教所關當先務之為急乎歲
壬子希芳承乏守樂川凡於政理之敷施事事秉
大中丞公訓迪雖懼庸陋弗承而莫敢或後維兹
三賢祠宇廢不即復斯亦政之闕如也今得奉大
中丞公命而修補之爰度吉地於城内分司街構
木聚陶選日授工不數月而祠落成繼自今有修
勿隳庶幾春秋禋祀尚賢有典三公之靈實憑矣
豈惟高楹飛甍妝一亭一閣之勝哉展也君子德

音不已三賢諒迹直心言出譴從後先一轍而偶然寄躅之地儀型俎豆夫且弗諼休光與昭潭仙嶺並峙也若居官而能被德於茲土則恵心之孚美名不世其澤潤而山仰者又當何如耶其亦可以風世也耶用不辭蕪鄙而記修舉之顛末

修節烈卜氏墓記　　謝錫偀

去城南三里許曰萬丈坡節烈卜氏之墓宅於是竹樹叢侵樵牧踐踏墓傾為坪而將忘其所址考

廡麗子驤重為公事也造宰室而告焉乃募工斬伐簣土而封其壟鐫石以表之事竣晨往祭拜墓下且與居民約去卜氏之墓傍而樵牧者罰無赦明日麗進而謝曰卜孺人遺事父老猶能言之未幾而貞骨芳塚將與荒煙蔓草同盡今君以碑以封墓乃巍然是卜孺人未始有墓墓於是乎始雖然君盍一言以裕諸後予曰世之居顯要擅威福氣高趾揚輒自詡為鬚眉男子衣冠丈夫一旦臨

大難決大疑利害橫胸是非違心呝呝喁喁若妾婦焉嗟乎衣冠鬚眉中豈少巾幗哉聞卜氏之慷慨罵賊捐軀全節則亦可愧矣若夫卜氏之墓滅而幸存子之惠也後之君子泣斯土者護而理之則一抔千載豈惟卜氏受賜

太平府遠景樓記　　高不矜

樓即府治大門久為兵火斷爛惟基尚存歲丙午郡守馬當時正午當草昧經營之後謀及州縣諸

屬因其基而崇大之於時棟楹既立楶桷板檻瓦
磚之屬除治亦漸垂成矣忽左遷以去厥工遂罷
是冬十月予承乏兹土初困於水土之不習既病
於簿書之繁劇越七月餘不遑他務而兹樓之工
未竟時有風雨飄揺之懼夫前之人能舉之而後
之人不能終之是非有志者之恥與因復慨然謀
諸闔屬鳩工庀材者踴躍趨赴倍甚昔時兩閱月
而樓成自堂上坐而觀之初無足異也從旁仰視

有若奮起在霄漢間者蓋以太郡城垣即山也府
治尤居山之極巔樓距城闉僅咫尺疊石層壘其
勢益峻憑眺其上望甚遠城外江洄江外山遠千
峰萬壑爍然近列几簟亦足樂矣遂以遠景顏之
忽憶及蘇文忠公眉州遠景樓記悵然自失為其
近於襲也將更之既旬日復恍然曰凡物之有會
于心者古今人不相謀也彼之命是名也自眉州
得之余之命是名也乃自太平得之各名所見非

強為同也亦何必故為異也哉且吾亦正樂其同焉耳夫文忠之記為美其風俗之醇古與其太守之賢良而作也玆郡雖僻遠而俗尚樸茂庶其近之余即迂拙無為倘後之來守斯土者登髙望遠釋去國懐鄉之悲效先憂後樂之志相率而為賢師帥將與史册所載循良之績輝映後先又何㫺州之足云遂仍之因勒石以記

八桂堂記　　耿鱗奇

非有瑰奇幽渺之觀俯山川雲物之勝勢而軒構
所垂風流輝映傳之愈久而不替者豈惟以其名
哉名者實之賓也夫亦以其人與其政矣桂林府
治八桂堂者考舊志始自宋紹聖時鄱陽程公節
安撫來粵政成修隙野治蕪原築圃為堂顏曰八
桂時則尚有流桂泉知魚閣洎熙春臺諸景今觀
李彥弼所紀一時賔從之喧咽人物之豐縏猶可
想見其盛云八桂之名實肇於此至明成化中鄭

陽羅公用誠守桂曰因郡署之傾圮而興築焉工役既竣植桂樹於東西兩階建額於後堂盖八桂之遷徙者屢矣然命名則故襲而弗替也鱗奇自今上御極之四年被命佐郡思恩六年謬膺薦承乏夫桂林為嶺西首郡皇上甚重其選鱗奇以何人得忝斯任念君恩之重思報稱之難夙夜氷兢勉修職業幸無隕越狀庭廡之不治則小葺之而八桂之堂固日憩息

於斯矣夫桂於西粤引衡湘而控交廣郵傳所經絡繹而不絶峒谿之猺市郭雜處之民殊習而異理守者恒汲汲乎案牘獄訟之繁而承接指使之不暇也以余遭際

清時伏覩

聖天子寧民求莫之盛心風行草偃無逺不肅大法小廉官守無失時和物豐宵小不作撫芳枝之封植攬秋光之獻爽凡燕閒於斯堂者誠樂其安而有

以鳴其豫矣寧敢玩物喪志而為是惓惓卉木乎
夫志稱羅公修舉政事有古良二千石風彥弼作
記亦盛推程公能達夫先憂後樂之誠且以桂比
於甘棠之憩則是二公之為此固非流連光景耽
玩物華者余亦豈敢冐乎名而遂忘其實歟將飭
躬以自勵鑒物以垂箴俾夫登是堂者臨民出政
之餘後之視今毋若今之視昔企踵前人而若失
也其可哉或曰桂林多桂物土宜而布之順其性

不以違其生乃堂之所以植於桂也是説也亦足

通政本焉並記之

梧桐書屋記　　張鉞

余至桂林之明年於勤德堂西偏構屋三楹有梧

桐一本高數十尺蔭可廣畝司署移建於明嘉靖

間而樹先於署盖二百年物矣桂林太守錢君野

堂書其額曰梧桐書屋而主人日坐其中治文書

接賔客諮詢利弊因革所宜不遑暇逸事粗畢隨

手取架上書讀之所謂開卷有益直與古人晤對不遠遇晴牕天朗或小雨新凉灑然命簡夜則一燈熒熒匣劒囊琴摩挲而已有時露坐桐間静念生平服官中外竭其心力不覺歲月之既深而六十之年已至矣卜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葢耳目心思嘗聚於此而後可以責其事與學之成然則余之朝而暮暮而夜周旋於一室之中所以盡吾分而報

主知者未敢為外人道也若夫徵雲河漢心境空明然後可以應萬事而無遺古之人借物以相資蓋不少也豈獨梧桐也哉

韓泉記　　高熊徵

文公書舍成將秋嘗夕而散步明月在天山空樹静四望如畫水聲瀌瀌然而獨峻嶺懸崖無從取汲久而樂之已而嘆曰清溪在望而取汲無從豈非憾乎翼日乃與門人羅印羲黄瓊楊楚生楊爾

恒斬刈蓬蒿將取於前溪狹徑陡削及溪而已倦
倦少憩始旋步於書舍之左得小溪荆棘蕪翳莫
見其源予曰闢之爾恒披而取道芟草至泉少焉
荆棘開而嘉禾植蕪翳去而細流響滌之漉如視
之漣如聽之潺如濯之清如掬而烹之香如甘如
而去書舍無遠也不逮息而及明日遂取以嘗僉
曰是泉之在此邇矣昔人之處此衆且久矣無有
得之者今一旦而得之以祭雖無奇然非文公之

賜不及此請名之曰韓泉乃爲頌曰文公書舍負
圍面溪水聲潺潺取汲惟遲匪伊遲之山陡而峻
路絶而崎溪雖在前至水已疲有溪難得猶之無
溪以茲慨嘆胡然圖之書舍之左細流似瑳荆蓁
叢穢莫得其所予曰闢之衆皆云可蔦蘿惡木蟻
穴螺𧕅刈之修之拔之抽之既滌流之又潔澄之
叢穢既盡逝者如斯微公之錫何以獲茲清泉洌
兮北流括兮嗟前之人胡弗得兮淪漪漣漪美且

甘兮當其未治鬱然荒兮令惟治之抑若芳兮濯兮湘兮以秋嘗兮或烹或煮莫不臧兮頌以紀之俾無疆兮

遊温泉池記　　王　權

白石之巖有芽峰焉蔚然深秀一渠如練潺潺而下者温泉池也泉奚以温或曰此地脈之緼隆也或曰山川鬱結之氣流而溢者也是二說者庶幾近之然博物如朱紫陽其於魯城南猶以為或然

而未定也丙申客於青雲館距池八里夏四月諸子請與偕遊稺子亦隨其後相與登岡脊涉野田踰山麓麓皆石石下四室巖巖齒齒厥乳丁丁厥泉泠泠欲窮其餘蝙蝠歷亂不能前也返而登崖班荆列坐俄而聲從地出鏜鏜然而噌吰若函胡清越枹止而響騰焉竦然而聽之人曰此聲石鼓者也此聲石鐘者也遊於池池草繽紛炎氣若烝浮煙欲動試其泉息如瀐磧揚之而熱愈揚則愈

熱浴之而身心快焉以此知泉温者地為之亦人為之也於時而絲者竹者採透瘦者指顧而談地理者相對樂甚日之夕矣咏歌而歸歌曰池水如沸兮其流湯湯濯纓冠兮勝彼滄浪洗吾心兮潔吾足長嘯一聲兮暮山緑歸去來兮沂泉之浴又奚慕兮繡嶺之瀆

遊勾漏洞後記　安九埏

余署北流半載耳食勾漏之勝未暇一往解組後

亦未能即辦遊山事越明年春風日晴和乃約同志四五人驅馬出城東北行數里皆平原蔓草忽羣峰峭起環拱合抱遠而望之蒼翠欲滴同遊者指謂此勾漏山也道傍廢祠中塑大士像左伏魔而以葛真人配其右余謂同遊者曰茲山以稚川得名葛宜專祠不宜神佛同居令尋山者無所景仰衆唯唯由祠右北行半里許石巖高敞中可坐百餘人碑或立或仆詩文亦有苔蘚剝落不可辨

識者左掖為寳圭洞深杳邃祕秉炬而入石牀丹竈故跡猶存經一小石門魚貫而入臨石崖深丈許鑿石僅可承履援手而下地盡平沙水浸浸欲出飛蝠往來鍾乳着人衣盡濕前行有水若方塘深莫測無筏不可渡遂返止乎石室之上客曰玆洞大槩睹矣白沙之勝為十洞稱首吾子能復遊乎余踴躍而起扶筇履亂石豐草間尋徑得達洞門高懸山腰攀躡而上入洞凡歷數洞每一洞盡

有石鏬匍伏而過則又一洞天離竒光怪百態萬狀誠有如十記所云者出洞更詢他洞無有知者復返乎石室坐而行酒客因問余曰勾漏之境佳乎曰然曰佳何在曰在山客曰然則吾子何為遊洞余曰洞之幽深離竒入而後知之山之氤氲明秀不必入而始知之也且夫入名園觀竒葩異卉聽鳥語蟲聲然使秉燭而遊孰與夫暖日和風足以暢人雅懷哉故夫知山之佳者知洞矣客唯唯

又問抱樸采煉丹砂之事信有之乎余曰此昔人有託之言也少伯遯跡五湖留侯辟穀從赤松遊皆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當晉之世中原多故衣冠士夫鮮有能自全者洪故遠求勾漏托為丹砂此亦留侯辟穀之意耳余嘗謂晉有陶潛人高其隱不知洪亦晉之隱君子而非方士丹客之流也客曰然則學仙飛昇之説無乃妄耶余曰書固有之他傳洪求為勾漏令而卒於羅浮此亦足證

其誣矣客曰吾子之言甚辯請浮一大白余受而

卒飲驅馬看山色而返

湘山勝境圖記　　　曹雲路

湘山為楚南勝景寂照祖師禪林也寺中開士命

畫工備畫江山之勝且刪於梓俾遊觀者覽焉余

援筆以記之曰環我桂林萬峰竒矗千巖峷嵂而

獨于桂林象郡中鬱然森秀者湘山也其蕩漾澄

清瀠洄曲折瀲灧抹西子之容漣漪濯素娥之縠

者湘江也其淵泓如鏡紆緬如帶㫰然雙凫之凌
煙矯然一龍之披霧者羅江也其波光湧月潭影
涵空春夏則緑蕪漲岸秋冬則紅蓼浮汀者瀧水
也諸水環繞臨江獨亘迤逦而蜿蜒者為湘城距
城西二里許别闢一洞天金碧輝映鈴鐸鐘磬聲
聞十里者即湘寺也寺側有忠孝碑陰即明御史
先伯曾祖心洛公祠前有世大夫坊即先高曾故
第遠眺諸山有三峰對峙倚空卓立晴靄没髻煙

黛横眉曰三華山有一巘亭立如僧入定學達磨
面壁狀曰聖禪山中突一山跏趺而坐如現大光
明葳曰聖佛嶺旁聳一岡類鉢魚相覆時有曇雲
結盖其頂曰鉢盂山寺左則柳山翠繞如屏羅列
如障其突兀處有亭俯瞰湘水如一鈎新月倒懸
日寸月亭寺右石如盤峭壁峻削倒影寒潭其奥
折處有閣捲舒嵐氣曰捲煙閣閣外澗水潺湲一
泓清沁有亭臨於澗上曰濯纓亭寺中兩壁或臺

或榭或亭或池或築為桃李谿或創為聯壁館為諸薦紳家别墅其四圍或菴或室或建為大悲閣或敞為羅漢堂或構為天台院淨土院雨華林協天宫映水堂選佛場種種名刹為衆闍黎蘭若其中有大雄殿最上有布金樓後有浮屠崢嶸卓立嵌空玲瓏四角礙日七級摩穹曰妙明塔即寂照祖師真身處登臨者從磴道入躡其巔湘源八景盡括目中恍惚此身如在天半俯視河山平如一

掌相傳謂袈裟片地奚羡祇樹園哉塔畔飛来石
嵯峨盤踞孤雲往来如窺色相石上巖名轉身入
巖深數丈中有巨人跡或曰此佛迹也巖上有泉
其深邃處往往見潛龍焉名龍藏泉又有石髓泉
法華泉洗鉢泉味香且冽氣冷以清雖曹溪一派
不是過矣更有石塔一座題曰古塔乃祖師當年
修行舊蹟石塔東北循嶺而上半里許有雲歸菴
鎖白雲於翠微隨清風而來去再上里餘有慈慧

菴竹逕排雲林陰繞磴更上二三里有獅子巖呀然成谷吐茹煙霞谷口松濤震撼恍聞獅子吼聲凡來遊者直從大夢呼覺是則湘山之大觀也惜乎僻處西陲髙賢名士来遊者稀即遊者未必為山水知音間有一二知音者賦詩留韻對境留連離境皆成虚幻每取湘山圖以歸然圖能寫山水之形不能曲盡山水之奥甚矣有圖不可以無記也余是以記之使天下未遊者閲之不勞遠躡而

湘山勝槩了然心目中即已遊者閱之不禁神往
猶憶舊曾遊處也
遊覆釜山記　曹一湛
覆釜山去州城西八十里無量主人修真處也以
形似覆釜故名余莊居長樂北望若咫尺間每思
登覽其勝以時多戒不暇理此丙寅仲秋黄花吐
榻新雁篆空悠然起鸞鶴之想亟命僮束裝偕二
三子往西行三里許過巖泉泉出石罅瑩晶可愛

又數里羣峰對峙中夾小澗洶然有聲若雷又如
鐵騎突出刀鎗戛擊響振林谷盖大石磊磊卧澗
中水不得直下則躍舞飛鳴與山爭勝人行其間
如履仄徑委蛇盤迴曲折仰視白日跳而西東古
木蒼藤含煙凝霧出門不半日已與塵世懸殊矣
十餘里至楓木嶺同行者有倦色少憩石上對瞰
哪吒白雲諸峰摩霄插雲森如列戟覆釜峩然其
中宛若老衲面壁俯睨山下邨落稻畦林屋伏倚

淺塢饁婦牧子往來緑疇間恍如畫圖於時頳陽
挂林亂蟬噪樹落霞與輕靄相薄山中晚景更復
快人心目遂從嶺西下止山莊宿焉越晨步出定
光寺由山麓循小溪以行約六七里曰靈家山過
此則岌嶪陡絶傴僂而前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
弩山半有水簾數疊挂於石壁垂若越女浣紗霏
若良工削玉夫飛泉瀑布春夏間在在有之玆更
奇於秋也經數里至苦煉菴四山環障左右兩澗

瀜滙于前菴後崇𡶊翻青疊翠蜒蜿飛舞如蒼虬
行天而百靈景從亦勝地也度石橋穿竹徑菴僧
延客廊下既坐山風颯然而至衣薄不能勝初上
山著暑衫尚汗出沾袂相間不十里何寒燠之異
乃爾少馬雲縷縷生崖下飛布椽楹返觀此身如
坐海島中乃不克前遂留於菴晨興凭牕風竹敲
翠煙樹含紅鳥啼猿嘯山籟水潺皆若梵唄意頗
冷之飯罷披雲而上遠望石磴如梯懸倚山畔空

翠滴衣青靄滿目每經其處皆竹石清流可坐可濯予與二三子坐幽篁下取石鑽火酌泉為茗落葉蕭蕭金風颼颼秋山之容慘澹而寂寥而予之懷凄然與愴浩然逍遥然後知兹山之行貴乎秋也於是褰裳奮武屢登屢息凡數十至一天門石鐫白雲洞天字筆力遒勁復經數盤兩石巉峭一徑中虚若排闥然為二天門得太守顧璘詩於石壁下讀竟菴僧來迎時正午相與登白雲菴整衣

謁無量主人過未浼僧為導南折百餘步夾道古樹高五六尺大僅一圍而枝幹屈曲婆娑如蓋相傳佛嘗曝袈裟於上寺意萬物待陽而舒茲山陰寒特甚故若此衲子借以神其說耳路稍下石脊若梁廣纔盈尺長亘數丈左右皆深壑曰定心橋至此心悸目眩能定則真神定矣前巖削立如壁舉步石不受履微風至摇摇欲墜導者以手垂援乃登立崖下視攀者如猱緣者如鼉伏者如蝙蝠

山之巔嶭乃至此復臂引杖扶趦趄度聖水巖巖
石如屋僅容數人中有臺今圮云佛嘗演經於此
水從巖出注於石盆澄澈如鏡予盥頮清寒透骨
緣巖斗折而西不百武懸崖萬仞不可著足伏而
窺之毛髮聳然昔東野登閣尚稱脚脚踏墜魂今
足未躡而魂已先墜矣僧云此舍身崖予謂昔佛
不從此捨身而乃駐錫湘山耶然踰頂必經此險
予甚難之乃命儇疾者先度予閑聽壹視匍匐而

寸進之自笑不復為人態矣凡人能行托於足茲則席石以腹寄力於手而足無容焉嗟乎世無韋子厚此崖徒虛千古既登頂觀主人趺坐飛錫處石痕儼然嘗聞踏石成泥此一證也凡山以草木勝而覆釜童然一山無尺蔭寸菁環山一石圓若蒼壁赤若丹砂雲霞烟雨曉夕萬變誠湘南之傑出者也袁中郎云華山表裏純骨天水煙雪雜然綴壁為古今偉觀惜茲山限於僻壤不獲與名山

爭奇海内亦物之有遇有不遇也或者曰斯造化之秘而不欲彰歟然天下之物體同而顯晦異者豈獨玆山也哉予縱目四顧渺焉無極蒼梧九疑隱隱雲際黄華白寶諸山攢簇伏地悉如培塿湘洮羅灌衆水縈絡引繩曳練合而東流徘徊久之心曠神怡瀟然忘返時日落半規朱光返耀西山化碧萬峰盡紫二三子促歸復下至白雲夜宿方丈啓牕玩之大月點空滿天皆青火色曠覽數百

里外第山高風勁不克久待遂寢曉起看雲在絶巘下白淨如綿奔騰若浪大地作琉璃海吾輩踞山之巔飄然物外更疑身在青霄上也顧二三子曰兹遊豈易獲哉吾嘗念得志之士上之出入廟廊次亦不失民牧而牽情得失之故奔走利禄之途曾不得一放懷於煙雲山水間而煙雲之變幻山水之幽奥惟遺逸不偶之人兼而有之故子長之文得山川而益奇是知嶙峋雄偉之處天所以

資才人而宕其心胸抒其窮愁者也使予獲奉毛
檄安能偕二三子優游俛仰於其間哉二三子領
此奇峰夾巘之秀歸而發為文章異日採風者徵
而獻之於
廷始嘆深有得於升高眺遠之益也二三子曰諾請
記之
銅鼓記　　　　　　　　　　金鉷
聖天子御宇之八年春粤西北流縣農民獲銅鼓一完

好無剝蝕翡翠丹砂古色斑駁非人間所宜私寶者敬進

闕下蒙

恩加賚耕民懽呼稱謝是年秋潯江銅鼓灘之下銜波齧浪有隱隱欲躍者漁人糾衆力舉之鏗然又一銅鼓也舁以来告諦瞬審量髙廣輕重文理色澤雖皆不逮所獻而宏壯之模縝密之文緑沈之色要非秦漢以下物也權之得一千六百五十一兩

絜之高一尺六寸而稍縮面徑二尺六寸有竒周三其徑腰微束僅六尺九寸餘底如其面而空面有蟾蜍疊踞大小各六重之為數十二意取律呂相生而應十二月盈虚之象與中邊圓紋亦十二道疏密相間内皆細文不一其狀旁有兩耳如環用以舁通體完整不缺不窳似有呵護之者按舊志載伏波將軍南征交阯舟載駱越二銅鼓躍入八桂江中後有得之者旋失去殆神物通靈抑隱

見無常將以待有德也吾嘗聞之傳曰鼓鼙之聲
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銅鼓之製非以作三軍之氣而懾百蠻之
心者乎恭逢
聖德光昌
皇威遠播從古不毛之地莫不奉正朔輸貢賦銅鼓之
出一歲再見固其宜也爰慎諏度紀大畧位銅鼓
於院署之右列旗纛左昭德宣威柔遠能邇以鎮

邊徼垂奕禩當有式憑之者豈獨壯軍門觀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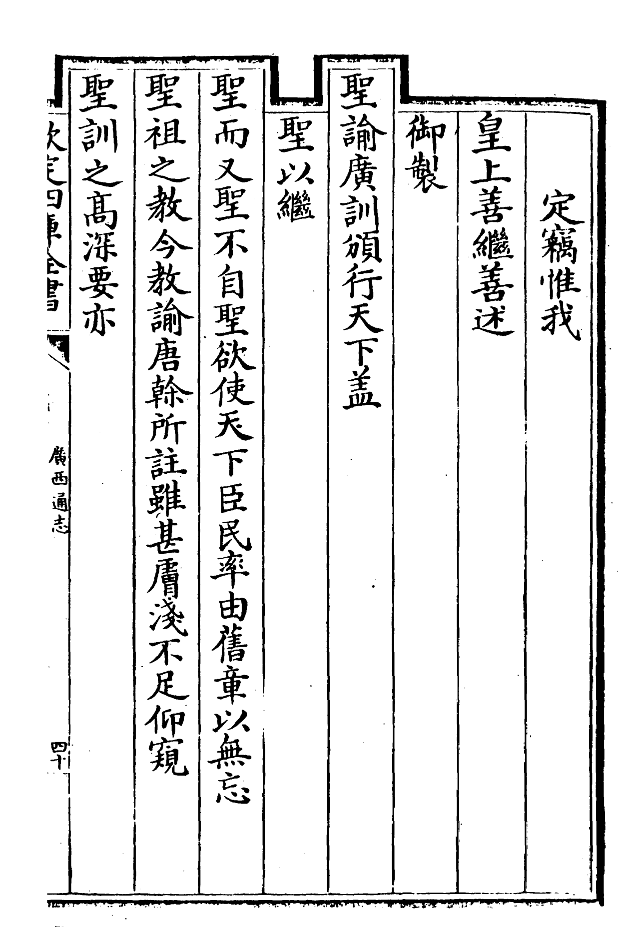
序

恭釋

聖祖御製訓飭士子文序　李紱

嘗攷教化之行莫盛於唐虞當其時既立之司徒以敷五教又必重之以在寛之訓申之以勞來匡直輔翼自得而且振德之詞何其旁皇周浹諄諄乎畧不憚煩至於如是蓋教民之道出於聖謨則

其理不易加之天語則其勢易行也康熙四十二
年我
聖祖皇帝親製訓飭士子文勒在學宫朔望宣講士風丕
變二十年于兹矣盖聖人繼天立極化民成俗之
意一見之唐虞者乃再見於今日廣西僻壤聲教
訖暨視内地稍後臣紘奉
命來撫是邦首飭師儒勤宣
聖訓永淳儒學教諭臣唐幹請於學臣恭加註釋來請閲



定竊惟我
皇上善繼善述
御製
聖諭廣訓頒行天下葢
聖以繼
聖而又聖不自聖欲使天下臣民率由舊章以無忘
聖祖之教今教諭唐翰所註雖甚膚淺不足仰窺
聖訓之高深要亦

聖衷之所許也遂令刻行頒之多士焉

恭釋

聖祖御製訓飭士子文序　甘汝來

自古神靈首出之聖作君作師所以垂教天下萬世者不能無文章之事是故羲有畫文有彖及典謨誓誥諸篇皆古大聖人之作書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者於是乎在焉凡厥庶民所由是訓是行以共適於蕩平正直之道者恃有此具也然聖

人豈能家至戶說哉是故於國有學於黨有庠於術有序於教有師以時其講習而董勸之書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蓋其職也其不率教者乃有郊遂之移寄棘之屏甚則理之於士故又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凡以懲其不率使之悉協於中而已是蓋刑期無刑一皆聖人之所以教天下之具也

我

聖祖仁皇帝以神靈首出之聖作君作師六十餘年薄海

内外道一風同矣猶慮士習未幾於古

特製訓飭士子文頌之學宫嚴義利之防示勸懲之典大

哉

王言直與羲畫文彖及典謨諸書並炳日星矣廣西僻處

遐陬古稱荒服素沐

聖化風氣漸開惟是積玩之餘或狃於舊習而毀方躍

冶者時復不免守土諸臣一心一意董率師儒勤

宣

聖訓不敢怠惰永淳教諭臣唐幹恭加詮釋用資日夕講

貫董戒多士書成請閱將授諸梓臣惟

聖謨洋洋義蘊宏深章句之儒豈易窺測萬一然揆諸古

者時颺納言之義亦不可謂非恪恭率職之工也

今以

皇極敷言之彛訓日往來於諸生心目間使之悚然知懼

爭自濯磨以求進於有猷有為有守上應家國天

下之用下亦不罹於咎不犯於有司以共適於蕩

平正直之道大化之成其必由此矣臣職司弼教

將藉手以觀厥成焉

廣西通志舊序　　吳輿祚

今天子於武功告成之後聿修文治念方輿版圖周以

隸之職方漢以登之太史若唐若宋莫不郡邑有

志以備國史之採至明而裒集兩京十三省之成

書纂為一志名曰一統歷代既然掌故所存誠不

可闕於是

詔禮部稽直省有通志未上者其亟以上爰及廣西興
祚適忝督廣東西兩省有督成之責因檄諸司詳
加採輯而西省自罹逆亂舊志多已殘毀徵求散
軼實惟藩司是任乃夙夜從事且集思衆寮禮聘
材儁旁搜博討由舊益新為工兩月得四十卷稿
成而來請訂正於與祚披閱卒業慨然而作因思
從古疆域廣大車書混同誠未有盛於我
皇清者夫唐虞至治之世所稱中夏者在禹貢不踰兖

冀青豫數州之境遮及三代雖封建天下為千百國若今世奉文教輸税糧之土則咸以荒服置之謂治以不治幅員亦僅僅矣及秦兼併列國建置郡縣號能恢廓而所開庸蜀交廣之區僅能通達未幾復閉關隘自守其地終不為中朝所有迨漢唐宋以降代寖遠拓然如甌閩南越六詔金齒諸方時尋干戈久焉後定諸荒徼之域亦未盡朝覲會同置吏貢賦如他郡縣終為闕然求其胞與八

荒一戎衣而有天下薄海内外即罔不率廸實惟
我
世祖章皇帝振古及今所未有也載稽明代既得天下至
數十年後尚未能偃武修文蠻蜑之鄉反側時起
即若廣西一省雜處猺獠狑獞諸種馴服不易最
後為韓襄毅王文成數公奏戡亂之績著平成之
勲要亦止以文法約束用羈縻之不能禁其絶無
稍稍侵軼獨我

朝定鼎從入版圖垂三十年一方晏然迨自叛藩煽
惑荼毒郡邑諸蠻不能不為所刦然一經
大師入境不特我赤子稽角恐後即大而安南小而
至於各屬土司皆能不動聲色畏威服教如初非
由
國家德化漸摩入人至深至遠安能俾馴頑雜糅之
地其柔且順焉若此是又從古治平之神以純亦
未有過於我

皇清者此大一統之所以特盛於萬禩也今四海穢濁
既除永清大定由廣西一志以測天下雖若豹窺
一斑而
朝廷大同長治之規模實於此畧覩矣若夫盛極而
有持盈之道化成而圖保泰之謨是在
聖天子覽一統志告成而勤勤於無倦者遐荒之臣庶
父老且長跽扶杖而觀馬爰志數言簡端用附不
朽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七